

我

車車

炸

東

京



時 代 生 活 叢 書

第 五 種

我 轟 炸 東 京

徐 錢 能 遜 欣 合 譯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By

Capt. Ted W. Lawson

時 代 生 活 出 版 社

原著者以此書獻給

空軍 Lieutenants Bill Farrow, Don Hallmark, George Barr, Bob Hite, Bob Meder,
Chase Nielson, Sergeants Harold Spatz, William Dieter 及 Corporals Donald,
Fitzmaurice, Jacob Deshazer——征人不歸，願他們的靈魂平安。

目錄

譯者序

前言

第一章 轟炸東京的偉大壯舉的開始，逐步的準備，嚴密的訓練，登上航空母艦

離開國門。

第二章 在黃蜂號上繼續受訓，「四一八」，B—廿五式重轟炸機起飛，終於飛入了

日本本土。

第三章 東京在奇襲之下閃跌，并且燃燒了，「暴燄的鴨子」歸途上的不幸。

第四章 從島上逃到了L地方，「道克」鋸去了榮蓀隊長的腿，日本發路了春季攻勢。

第五章 經浙贛湘境到達桂林，轟炸東京的衆英雄底重逢，他們的喜劇和悲劇底遭遇。

第六章 繞世界一週，歸國，榮耀和晉升，榮蓀隊長達到了他的生平大志願。

後話

譯者補記

譯者序

最近由于職業的關係，時常會見一些盟國的空軍。由他們的建議，我開始翻譯鐵特·W·勞森隊長（Capt. Ted W. Lawson）的轟動一時的「我轟炸東京」，原名「在東京上空三十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最初，這是分爲六期地發表在美國的Collier雜誌上的，昆明一位H空軍上尉寄了我剪下來的六期，後來又承E隊長贈了我七月中在美國Random House出版了的全書；百忙中就譯了前半；後半由錢能欣君翻譯，不知不覺的平添了許多美國的俚俗的語文字眼，多虧朋友A.C.V.的解釋，否則這譯文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關於這書的完成，七月十九的Times週刊有一段很有趣的介紹：

「去年十月中的一天，國際新聞通訊社的體育記者羅拔·康錫丹（Robert Considine）收到了他以前做過事的一個報紙出版家的信：『親愛的寶貝，我住所的隔隣是鐵特·勞森隊長，一位飛行員，他炸了東京；這次遠征使他少了一條腿，他想寫下他這次飛征的故事……你能幫助他嗎？』

「康錫丹得到了空軍宣傳局的允許，以便和勞森隊長長談，就搭車到了華盛頓。在那裏他看到了這位二十五歲的飛行員，開始時他是洛杉磯高級中學的學生，白天進學校，晚上卻在陶格萊工拉

廠裏做工，所以在一堂堂功課中間的休息時間裏不能不在圖書館裏打瞌睡。這末一個絕不相愛他自己的入格，少了條腿也不在乎，勞務隊長很想把他自己的故事寫下來，可是，研摩着，研摩着，攪了半天，攪不出什麼來。他實在想講出他的故事。他的妻（他和那中學校圖書館裏的女職員結了婚）這時又給他生了娃娃，不能代筆。所以康錫丹出現的時候，勞務隊長能把他不能在紙上寫出來的話兒，滔滔的講出來了。

「在新聞記者之中，康錫丹，三十六歲，寫了十二年體育新聞的老資格，出名的是不論在什麼環境中，他都能夠寫作。有一個編輯先生說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裏，我們眼看着寶貝滴滴搭搭的打了一長串好東西出來……一共化了九分鐘，那時打字機是放在行李車上的，而車站上的人在喊，「大家上車」！」這次他也急急忙忙的做起札記來了。

「他奔回紐約，在火車上打了十三頁的札記，把這個帶了去看 *Collier* 雜誌的營業編輯。雜誌付給勞務隊長第一次的發表費一萬二千美金。從早上九時，一起攪到夜深三點，康錫丹和勞務隊長完成了「在東京上空三十秒」的六個連載。勞務的修改是寫在每一面紙頁的背上的。

「*Random House* 的本涅脫·賽爾甫預支給勞務和康錫丹七千五百美金（康錫丹索酬五千）。米高梅公司付了十萬美金，取得攝製電影權。除了雜誌給的一萬二千（雜誌另給康錫丹四千五百元）

飛行員和體育記者又另外分配單行本的版稅——勞森拿三分之二，康錫丹拿三分之一。

「Random House 印了十萬本，每月讀者會（Book-of-the-month Club）編入了八月份的每月名著，刊印了三十四萬本。照這樣算，「在東京上空三十秒」給他的作者賺了差不多二十五萬美金。」

時代生活出版社聽說我在翻譯這個轟動的作品，也立刻來接洽。湊巧在這幾天，淪市作家紛紛的討着提高稿費的事——我們也不妨對美國的出版情況眼紅一下了。

可是，若有人問我，譯了古特洛亞戰場的史詩之後，再來譯這個近代的戰爭作品，有無感想。我要說，我愛這些近代戰爭的史詩，絕不亞于古代的神話的歌唱。而且，我們又怎能不去多多的了解現代呢，凡古代的祇有神或半神所能做到的事，到了現代都是人，人人在那裏做着了。但是人固可以轟炸東京，卻不像一般淪市的社評家，他們有神話似的幻想啊，既認為這事輕而易舉，又認為祇轟炸一事便可以制全勝，並且天天的祈禱着，但願人家去執行，這次杜立德聯隊長轟炸東京的壯舉，不必說中國的人民是關心的，尤其社評家該注意一下呢。可是回到話題上來，發揮着一切威力的「人」，實際上還沒有認識自己的力量。

「我轟炸東京」是一部以現代語言寫成的輕鬆動人的報告，原文俚語甚多，在文字上更增多了

不少生氣。前部描述這項偉大轟炸的準備及其經過，後半部描述如何在中國海岸降落以及中國游擊隊如何護送他們通過日軍防線到達自由中國。

這是一個奇蹟，奇蹟中充滿了英勇和熱情，中國讀者對此一定感到分外興奮。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譯者

原著序言

美國空軍兩位軍官坐在華盛頓的一個旅店的桌頭，時為珍珠港事件之後數星期，其一為將領——
魏格，紅潤，強悍，呈灰白色。另一為上校——結實，相貌堂堂，表情急切。

上校給將軍說了兩小時的話，在檯布上畫記號。起先，將領對上校所說的話嗤笑而不信。於是他細聽了。他又把椅子拉得靠近了一點桌子，更全神貫注地傾聽。

最後，將領拍案叫絕。「蒼天在上」，他說，「你一開頭說起這事時，聽來像瘋話，可是我知道你準做得到。我得為你去爭取，幫助你把一切弄出頭緒來。這事一定能給我們的國家更高的聲譽

。』

上校背靠了椅，安心地微笑了。於是，當將領向他搖動一個手指頭，警告他的時候，他露出齒牙字字聽進去：

「聽我說，殺胚！等你真轟炸了東京回來，同華盛頓繼續幹你的公事啊！」

下面，乃是參與了這個轟炸任務中底人員的故事。

第一章

我轟炸東京是杜立德（Doolittle）率領的，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的那一次空襲。我的飛機，出事是在中國海上。後來和中國的男人，女人，他們的語言我根本不懂的，相處日久之後，深深地了解了「聯合國」的意義。我又眼看著我們的夥計鋸去了我的左腿。最後，飛也飛過，船也坐過，還給人抬過，週遊了世界一次，我回到了家，見到了我的妻子。

現在，我幹的是航空機械學的研究工作了，正是平生的大願。

我的故事是這樣的，簡單說吧。如果我並不會志願地轟炸了東京，命運還是會把這一張紙牌，這一個職業交給我的吧。卻也許不。可是我現在毫不懊喪。開始的時候，雖然這不是好受的事。

現在一切都好了。回到華盛頓受傷最重的人中間，我是其中之一。我自己都有點不能相信。有一天，我支着手杖走下陸軍部的一條長廊，有一個職員，是一位年老的婦人，攔住我。她上上下下地把我打量，看過了 my 符號，倒退幾步，說道：「唔，你在軍隊裏能幹些什麼呢？」

在這事發生之前的一兩個月，這一來可還要使我傷心呢。現在，我倒覺得很好玩了。我告訴她我是從西聯電廠來的，我很能夠幹點什麼呢。

想起來，我的故事該從愛倫談起。愛倫是我的老婆。她是二十二歲，比我少三歲。這整個事件中間，愛倫從沒有離開過我的腦袋。要不是回憶着她，我不會從我那皮帶縛住了的機座上掙扎得脫的，也許我已經淹死了。如果愛倫對我的腿和我的臉不那末疼，猜我也該消極了呢。

我看到她這人之後有很久，可是一直沒有知道她的名字。愛倫是洛杉磯高等學校的圖書館員，她時常讓我睡在圖書館裏。我老是睜弗醒的。我在陶格拉斯機廠裏，夜工做八小時，白天我上課也是八小時。愛倫總讓我在下課之後，上課之前睡十分鐘或者一刻鐘，然後叫醒我。上課去，一邊我伸展着四肢。這是一九三七和三八年的事了，那時我唸的航空工程。

有一天我在我母親的家裏。而愛倫在那兒，只隔着三兩道門，一隻足球拋擲給隣家的小孩。我跨出了門去，她也擲了一個球給我。我們擡上天了。你們都知道這是怎末回事：在意料之外的什麼場合裏，你碰見了個半生不熟的人物而一忽兒竟成了老朋友。

這時我得離開學校了。想同時唸書又做工，未免太狠了一點，在陶格拉斯廠，我幹得好起來了。我幹的比一般的工場勞動又多了一些，擰引擎的弔籃的線，又裝置水壓管——都是B—十八式的轟炸機。我在B—十九式上也有活兒做了。

B—十九式還是陸上飛機最大的一種。可是牠的重要性並不大，因為牠飛不快。但在初時，這

一點我們都沒有想到，牠最初在我們廠裏建造的時候，陶格拉斯用一張大幕帷把牠遮在後面了。事實是後來他們讓我設計了降落翼，來殺住那大機座，還有管理那四隻發動機週繞的空氣的翼剖面一部。自然，還有掌握這一切的水壓機。我椿椿件件的幹着。

我常常是飢渴一樣的要學習關於飛機的一切。正是我腦袋裏的這種念頭使我在三兩年之後，在明尼阿波立斯，那樣的一天！我志願地參加了那個「危險的，重要的，有趣的」任務，原來這任務竟然是轟炸東京！

正是對於飛機有好奇心，而且在藍印的圖樣以外，要學更多東西的興趣極濃，使我加入了一個平民的航空學校，而後又以飛行見習生的身份從軍去了。我的母親在我這樣的幹着的時候，像養大一個該隱（Cain）一樣的受累，但從許多觀點上看來，她是對的。我拋棄了一個開始接到了許多國外訂貨單的工場裏一星期賺三十六元的職業，去幹一個祇有七十五元一個月的工作，工作可忙得我沒頭沒腦。可是我需要經驗。我要我的手指頭碰到各種不同的飛機，看看牠們如何的構造。陸軍部就有一些飛機，而且愛倫也同意我的見解了，雖然陶格拉斯說，如果我不走，他可以給我加薪。你們想，我正打算結婚呢，可是我們不得不等，至少等到我羽毛豐滿了的時候。

我為什麼告訴大家這件事呢，理由是關於我的入伍，有好些人都好心好意，說我這樣做因為我

想出了一條正路來，說我真預備去打國仗了。可是我在一九四〇年初從軍的事實不完全像他們所想的那樣。我多多少少是很自私的，猜我所需要的是只有陸軍部能教育我的各種飛機的智識呢。

在蘭陀爾夫和開萊的飛機場上，除開了很有趣味的，烏托邦式的機械功課之外，訓練期裏只有一件不平常的事，有一天我俯衝下去，拉起得遲了一點，把一畝甘蔗田刮鬚子一樣刮到了皮膚上。一九四〇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我是正式飛行員了。

訓練時間裏我精神上很有收穫。這第一次使我覺得我是屬於什麼的了；驕傲的是我是一隊人員中一員。猜到了的，一畢業就像六月裏的一個星期的畢業生。高班的畢業生很久長一個時期把低班的學生當狗一樣對待，可是一下子已充滿了同志的愛。「榮耀日」，我們這樣稱呼那一天。這是一個好規矩。從這天起，我知道，從此我不僅僅從陸軍部裏「接受」它的賞賜了。我也要償還，付出了。

出了開萊，第一個星期真是見鬼。同班六個同學這個星期裏飛到他們任上去，出了事兒全死掉了。其中兩位同學，結婚的時候我還在場，他們是剛在行過畢業禮以後舉行婚禮的。這是個大打擊。使我在七天之內彷彿活了有七年一樣的感覺。

在開萊，訓導員說我個兒太高，不宜于做戰鬥機的機手，體格和脾氣都適合于轟炸機。那是沒

有問題的。事實是他們看我，做飛行師還比做機械師更合適。

我可知道有那末一天，我會做我要做，我也最能幹的一樁工作的。目前，我要的是經驗。

我被派到了麥克考特，在塔可瑪附近的飛機場上，山姆叔叔（美國之綽號）因為我有中尉的薪金付給我一個月二百四十五元的餉銀。在麥克考特，我鑽進了一架B—十八式的轟炸機裏去，這就是我在陶格拉斯幫工建造的，後來我已經從一架改良的B—廿三式裏鑽了出來。在一九四一年的二月間，我昇任爲一等駕駛員。

兩個月後，在風起雲湧似的猜想之後，有七架新式的B—廿五式送到麥克考特機場來了，在我們還沒法摸牠一下的時候，簡直茶飯無心。我們這一夥，第十七團，是第一羣爬上B—廿五式巨型轟炸機上去的。你只要在牠們前面站一下看一看，就會呼吸都沉重了呢。

後來，我就看到很多這樣的B—廿五式了。在牠們臨盆的苦痛中，我飛了好些次；也許我還幫了點忙，把牠第一個模型裏的一些噏噏的聲響去掉了。這是一艘雄偉的飛船，又快，炸起來又凶，也經得起戰鬥。天曉得我最後飛行了的那一架——是頂好的一架——它的命運原應該更加好一點啊，可是它的破殘的骸骨，今天，卻展覽在東京。

我們的第一架B—廿五到式我們這兒的時候，可說還沒有試過。這使我們的試驗飛行興味更濃

。我們一飛就到了佛琴尼亞州的蘭格萊機場，毫不顧念牠們的感情。我們試驗了牠們的速度，火力，汽油的消耗，殺辣的駕駛，看它所能挨受的程度和轟炸的能力。有一天，我在蘭格萊機場附近下了一個二千磅的蛋；雖然事先三天，還是在報紙上發表了這項消息的，可是城裏的人十分震動了。

愛倫和我決定了，等我進了正規的空軍，而不是現在的後備空軍，那時我們再結婚。一九四一年九月中，第一個星期裏我曉得這一個大隊的轟炸機要出去有個長時期演習了，要轟炸好些次，還有許多夜飛行。這種演習裏難保不出什麼亂子——後來事實證明是這樣的——我接到了命令後就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愛倫，告訴她我心想的事。

愛倫從洛杉磯飛到了斯樸根，我是到那裏去會她的。這天夜深，我們結婚了。我們請賣波·格萊和法蘭克·格魯伯，兩個開萊的同學做證人。我們馳車到離斯樸根三十里之外，依達瓦州的阿倫聖心院，從床上拉起了一位牧師來。

兩天之後，我們這一夥飛到了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於是我們作一次演習的戰鬥，可是有點弄假成真呢。這天晚上，達凡·瓊斯上尉（Lieutenant Davey Jones），轟炸東京一役的重要角兒，在夜飛行的陣形中突然衝出來，把我們都嚇了一大跳，他飛進來，離我們的翅膀尖不過幾尺。在我們尚未完成偉大任務之前，還得有很多機會要和達凡·瓊斯上尉照個面兒呢。

演習是一個真真麥克考艾（俚語：意爲真價實貨）。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警戒狀態之中。別的轟炸大隊飛過來了，日日夜夜在我們的機庫上投滿了麵粉袋，而我們的驅逐機在他們四週噙喻的打轉。我們也試了一下，在P—三十八式或P—三十九式這些驅逐機截攔了我們之前，炸了那雪萊夫鮑特。我們勞苦着，有時戴了鋼盔睡覺，還佩帶了四十五糧的手槍。阿諾德將軍在我們的一邊，比我們中任何人還要勞苦，每一次「裁員」沒有給我們點頭，他酸辣得像在地獄裏一樣。

我有了一點兒休假的時期，可是這不是給我休息的。我的飛機該修理一次，我飛到了俄亥俄州，范阿非的潘脫孫飛行場上，然後又飛到華盛頓。陸軍部長史汀生等在我停落的波林飛行場。他告訴我，政府要根據租借法案給蘇聯的飛行師挑選十架發動機數目很大的巨型機。在他旁邊的一位蘇聯將軍，他解釋給我聽，他很喜歡B——廿五式，可是他還打算再試飛一下。

這位蘇聯將軍跟一個翻譯員和貝萊上尉又和我一同回進了那架飛機中間。這將軍要求我們——或者說告訴我們吧——一啓飛就把操縱桿給他。他不是隨隨便便的。他請我們坐了一次我永遠不會忘記的飛行。我們離地還只有幾尺，他就把飛機折了過來，折到了九十度。我是一個乘客，站着，傍側的窗子正在我的面孔前邊。這位將軍堅決地主張只在華盛頓市上空上轉，他飛得也並不高，可是他這一次試飛B——廿五式，便是試飛的專家也要嚇怕的呢。他是一個野人，這位將軍，可是一個